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石楠

我常常收到一些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朋友来信，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有询问成功秘诀的；有探测我与作品中人物关系的；还有的同学，从我只上了四年半学的经历中突发奇想，以为当作家只要有天赋、会编故事，而不需要认真读书。多么可爱的天真！我立即作复，犹恐这位想走捷径当作家的小朋友因此荒废学业，误了如花前程。我解释说，我虽没有上过几年学，并非我没读多少书。我永远感谢我的中学老师，他们一心为丰富我和同学们的知识辛勤工作，还评给我能够饱腹的助学金，使我读完了初中。我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寒暑假也不回家，协助图书馆整理书报，赚得一点纸笔墨水费用，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接触大量书刊。我的各门功课成绩皆为班级之冠。我十分珍爱初中三年的学习

机会，这是我最为依恋的人生旅程中的黄金岁月，为我后来从事写作奠定了基础。

被迫失学后，我从未放弃读书和一切可以增长知识的机会，参加函授学习，听讲座，读各种的书刊。真正使我有勇气拿笔写文章，还是调到图书馆工作以后。我像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猛扑在知识的餐桌上，除了世界文学名著，还读各种史志、笔记、游记。书籍丰富了我，帮助我理解自己的人生，也帮助我认识了世界。在创作长篇传记小说《画魂——张玉良传》《寒柳——柳如是传》《美神——刘苇传》和中篇传记小说《燕子笺》外传的过程中，我更深刻地感到，作家首先应该是学者，除了会编故事，塑造人物，还应有广博的知识。在写作过程中，我得跟随我的人物回到他所处的时代，感受那个特定时代、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感知人物所作所为

在网上课，当我看到胸戴鲜艳的红领巾，手举队礼的孩子，一声声一句句向白衣天使致敬时，我的心是欣慰的。

孩子，让我们记住2020的春天。在这次惨痛的疫情中我们总得学会思考和记取什么，才是真的成长。今日之苦之痛之错，不要再发生在同一条河流上，记取前车之鉴，不忘历史，展望未来，你们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未来之手。少年强，则国强。让我们在这次疫情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考什么才是我们追求的偶像。

何为偶像？孩子，当你们致敬白衣天使时已给了最好回答。当14亿国人在疫情面前惶恐、害怕、无措时是白衣天使，从天南地北，像飞舞的雪花飞临江城。用逆

## 我想对孩子说

逢维维

行的身躯，用自己的生命护佑生命，用行动告诉我们偶像是敢担当，能奉献的那群人。

何为天使？相信在这个春天，你们已经看到，天使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叔叔、阿姨、小姐姐、小哥哥、爷爷、奶奶。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又和我们不一样。在危险生死面前，他们果敢地放下恐惧害怕、嗷嗷待哺的幼儿和白发苍苍的父母，放下正与家人吃的团圆饭，她们选择用凡胎肉身为我们筑起铜墙铁壁，隔离病毒和死亡。孩子，要知道，他们所谓的“铜墙铁壁”不是神话里刀枪不入的铠甲，而是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知识是他们的翅膀，爱和善良是他们冲在前线所向披靡的武器。钟爷爷的一句“人传人”，李奶奶的“应封城”，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拥有知识，敢说实话和会独立思考的人，才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法宝。

何为美？是吹弹可破的肌肤，如瀑的秀发，和魔鬼身材吗？是，但不是全部。在疫情中你们也看到，为了节约时间，天使们毅然剪掉长发；为了抢救病人，她们忍受长时间戴口罩而带来的深深压痕、排排水泡的口罩痕；和戴手套，消毒液洗手带来的裂痕深深的手套手；看着一张张一双双触目惊心布满皱纹的手和脱皮流血的脸，你能说丑吗？看着他们穿着臃肿笨如企鹅，从头罩到脚的防护服，穿梭在病患者身边，抢救

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就得熟悉人物所处时代的历史、人物活动区域的地理环境和风土民情、与之交往的其他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使只提及一笔，也得了解全貌，还得熟悉笔下人物所从事的专业，虽不能说成为内行，起码也得不说外行话。比如我写画家张玉良、刘苇，我就得掌握一定的绘画知识。

我写的柳如是，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活动在上层名士之中，我得熟悉明史和东林社的活动，她是诗人，我得懂一点诗。假若我没有认真学习好初中的课程，没有这个基础，我便无法看懂我所要学习的史籍。我是这样回复我天真的小朋友，我也是这样做的。我虽然无缘上高中、大学，可我认真地自学过，我读了一些书，每读一篇，都不轻易放过，即或是报上的短文，也作笔记，汲取其中有益于己的养分。

任何成功都渗透着跋涉的血印，走向文学大山的每一个足印同样刻着艰辛！中学课程是通向成功彼岸的桥梁和渡轮，任何理想只能建立在足下，一步一个脚印就能走到理想的彼岸！

生命时，你能说丑吗？孩子，在这次疫情中，只要你们懂得还有一种“美”是从天使的动作中、语言中感受到温暖，从眼神中感受到力量，从防护服上的“笑脸”和“加油”中感受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情谊，在满是雾气的护目镜下读懂那一双双饱含着气清、神清、韵清的眼睛和果敢坚毅的骨清的天使们的脸就够了。这就是另外一种“美”的力量。

致敬天使，敬的是什么，孩子？当你们手举队礼向白衣天使致敬时，这双手也曾向庄严肃穆的英雄纪念碑、向冉冉升起的国旗、向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最先进武器致敬过，答案已经在你们心中深深埋下。是谁，在危难来临时挺身而出化身超人，为我们挡风遮雨排忧解难？让我们在面对疾病与苦痛时，心里有了一分底气 and 依靠？是谁为我们带来福祉，和挺起脊梁在世界上被人尊重？

关于偶像，想你们应该有了清楚的答案。也许10年、20年后你们也就成了他们。正如杭州郭简老师曾寄语你们说：“他日，你长大，请你做像钟南山爷爷那样的人！敢说实话，勇挑重担，专业一流，成为十几亿人的倚靠。”这“倚靠”就是人民子弟兵、白衣天使、消防战士、科学家、工程师等……用满腔热血甚至生命，奏响了一曲曲危难来临时能成为普通人“倚靠”的英雄赞歌，这才是国家之脊梁！不是那些光鲜亮丽，平时占据热搜和流量的娱乐圈“小鲜肉，小花旦”。

孩子，让我们记住2020年的春天。愿成长化作日后的行动，用行动推动祖国美好的未来。愿日后的你们，所行之处，用爱化作浩荡的春风，用善吹开姹紫嫣红的春天！

## 春恋

陆联群

一  
桃红柳绿又春晴，千瓣柔情心发生。

问君思念多深刻？乃见忠诚抗疫情。

二  
红芽绿叶把春迎，独自蝴蝶花里行。

春色农耕今乃发，复工复产战疫情。

三  
一群飞鸟追云流，落日余晖天上留。

路上归途秋色美，芬芳一片等丰收。

## 松江小吃

王迎高

鲜肉锅贴

会爆出肉汁和晨曦的露珠。  
会在你的舌尖打上一针麻鲜药。  
会将舒服溢满你的脑门心子和身不由己。

会让你的牙感觉出一枚弯月的软糯和嚼劲。  
会使你的滋味过目不忘、沾沾自喜与一缘一会。

在一只平底锅的福地。  
一只只面皮柔韧，排成不同凡响与灌汤流油。  
排成出征的队阵，食欲的驼峰，爱不释口的初衷。

葱油饼

满满的都是浓厚和暖。  
满满的香气都在口腔散开与回旋。

不会觉得油腻，全是外脆里酥、葱香四溢。  
全是一个巴掌大小的亲切、叮嘱和期待目光。

全是让味蕾跨越了舌苔，抵达到了

嗅觉的虹吸。

一只饼把忙碌炸成休闲。  
一张油纸把择食包成慢咽。  
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代。  
一只葱油饼真的可以画饼充饥，成为宝珠市饼。

油扇子

一只欲的掌。  
一张口的控。

一把扇子，扇味里的脆，齿间的音韵。  
扇舌尖上的炊烟，扇油锅里舞蹈的旋转和翻腾。

一把面粉把自己拉细，拉长，拉成想你的网。

一只粘满幸福感的手，用一根记忆把爽口弹牙连成脉。

唇齿之间。

咀嚼一份儿时的点心，如同回味一份旧时光。

如同活在味道里的蓬松酥脆，岁月中的蓦然回首。

如同一份小小的幸福。

被一张小嘴从小念叨到大，念叨到老嘴漏牙。

## 粢饭

西坡

中国很早就有“点心”这个词。宋朝吴曾《能改斋漫录》：“世俗例以早餐小食为点心，自唐代之时，已有此语。按唐人郑修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饌，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结，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大致说来，唐朝的“点心”是个动宾结构的词，也就是现代人说出的“垫垫饥”。到了吴曾所处的时代，他已经揭示了“点心”的实质——早餐小食。比吴曾晚一辈的周密在《癸辛杂识前集·健啖》中说：“闻卿（赵温叔）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这里的“点心”，不光做了名词，用途也非常明确——早餐，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就是两餐之间，即肚子有点饿又不太饿的时候。

上海人把“吃早餐”叫“吃早饭”，说明他们原先生活得很有古意，很正统——早上吃米饭，最有力的证据是吃“泡饭”；除此，当然还有各色点心，而所有点心中真正能与“早饭”两字匹配的，恐怕只有带着“饭”字的“粢饭”。

上海人早上吃的点心，绝大多数是面粉制品，极少数与稻米相关，比如烧卖、粢毛团等。糕团大多倒是米制品，由于大多已经改变了米饭的形态，可以忽略不计。

“粢饭”的“粢”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古人以黍、稷所做的饭，祭祀用的。所以，“粢”与“饭”合在一起，一点也不唐突。不过，做“粢饭”的材料，若说用“黍”“稷”，那是做不成的：它们都不含糯米的成分。准确地说，我们认可的“粢饭”的基础原料，是糯米掺和粳米，用冷水浸泡，沥干后蒸熟。不这么讲究，无以为“粢饭”。

不吃传统的粢饭，已经很久了。从前卖粢饭的店，颇多与卖大饼油条的同框，只不过大饼油条在C位，粢饭“叨陪末座”而已。之所以这样安排，一是大饼油条要比粢饭受众广大；二是粢饭需要借油条的光，它们仿佛有牛和牛背鹭那样的依存关系。

老师傅穿好已经不白的围兜，站在有一个巨大块头的腰那么粗的木桶边。木

桶半盖着，另一半半圆形地开口上覆着一块灰白的老纱布，用以保温和遮挡灰尘。老师傅左手托着一块不大湿的老纱布，右手戴一只半湿的纱手套（都为避免黏沾）。来顾客了，老师傅探下身子，右手往木桶挖出一坨米饭，放在左手的纱布上，摊成饼状，再捣一下，形成一个凹坑，然后撮取正在边上滤网上漏油的油条，仅用单手的手指根指头，就可把它“拗”成三截，嵌进“饭饼”里，最后左右开弓，两只手共用一块纱布，将“饭饼”紧紧裹住油条，不断揪、按、拿、捏、封、转，直至结实、圆润为止。

粢饭的馅，除了绝配的油条，还可应顾客要求加白砂糖甚至可“升舱”到绵白糖，自然要多加盐。至于里面放了肉松、榨菜之类的馅，那是很晚近的事。

小时候我对粢饭特别钟爱，因为价格相对其他点心为高；还有一个好笑的理由——只要你足够“阿Q”，一团粢饭即使被吃掉了一半，靠着不断地揪、按、拿、捏、封、转，好像总也吃不完，还是那么一团，开心啊！

相比之下，我非常不待见台式粢饭——一种用保鲜膜包裹、状如水落管子（圆柱体）的粢饭；我甚至还吃到用饼状的年糕包裹油条的粢饭，道理在于：一来用手拿捏的快感缺失，二来糯米饱满凹凸的颗粒感和透明感被完全抹杀，特殊的香味消亡。

我在宝岛台湾还吃过一种“粢饭”（大肠包小肠）：大号肠衣里塞满加着辅料的糯米饭；小肠则由香肠或猪大肠里面塞入小一点的香肠；然后把糯米肠和套肠煮熟；糯米肠划开一道口，嵌进套肠，就可以吃了。

浙南地区盛行吃麦饼，也热衷吃粢饭——用一张无馅的麦饼，上面摊一层米饭，再添各种馅料，卷起来吃，非常独特，与上海的不同。

1909年出版的《图画日报·行业写真》，是了解旧上海百行百业的一扇窗口，当中一则《卖糯饭》云：“热糯饭，糯米做，装木桶，生炭火。白糖油条随意包，清晨充饥香且糯。糯饭原是来做成，而今来贵如珠小贩苦。嗟彼贩米出洋黑心人，高抬米价穷人饿。”糯饭，即粢饭。

如今“米贵如珠”的现象已渺不可见，但愿“清晨充饥香且糯”的粢饭不要难觅才好。

## 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

俞富章

2018年的年底，一条新闻吸引了我：“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通过近2年的维修，在大桥竣工50周年之际重新开放，南京市万人空巷上桥参观，盛况空前。”我便有了念头：去走走修葺一新的南京长江大桥。

去年年底，我再次到南京。南京亲戚驾车，在大桥上慢慢行进，我脑子里搜索着我与大桥之间的种种记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座大桥的名字了；南京长江大桥上有三面红旗的桥头堡和工农兵塑像也在那时就留在我的记忆里了；知道这是我国长江之上的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梁。我记得很清楚，老师给我们讲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神情很激动，语气很自豪。

隔了很多年，我考入了在南京的军校。令我惊喜的是，军校就在南京长江大桥的附近。到军校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怀着圆梦的心情，约了同寝室的同学来到了

那座梦寐已久的大桥。站在大桥上，看着桥下滚滚向东的长江之水和江面上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看着桥上川流不息的各种车辆，听着脚下铁轨上飞驰而过的列车呼啸声，我的热血沸腾。宽阔的长江，一桥飞架，南京长江大桥真的是太雄伟太壮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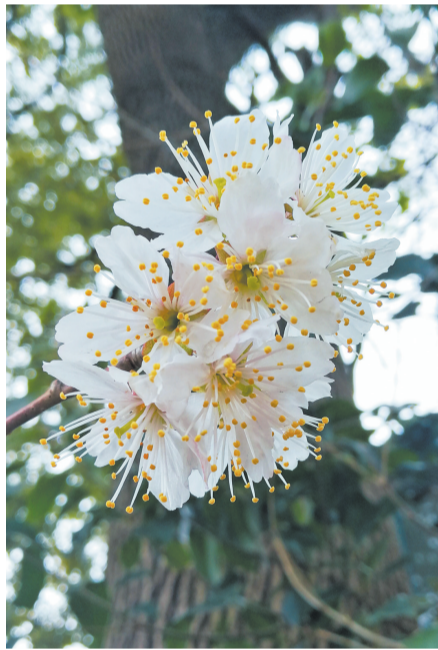
当年，南京长江大桥曾经是一个特殊的地标，不仅是南京的地标，长江的地标，也是中国的地标，更是一个时代的地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各地的中国人，只要到南京，甚至只是经过南京，都会怀着向往的心情前去南京长江大桥，一睹大桥的雄姿。我在南京就读和后来在南京工作期间，常有家乡的亲朋好友到南京来看我，我带他们参观的景点有南京长江大桥、总统府、中山陵、夫子庙等，而大桥总是亲朋好友们首选之点。

也是与大桥有缘。我的恋人住在长江之北，这样，我就有了经常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我们甚至多次相约在桥上见面，她从桥北而来，我从桥南而去，我们或者在北桥头堡见面，或者在南桥头堡见面，然后漫步于大桥之上。大桥上留下了我们无数幸福快乐的足迹。

后来我们结婚了，不久就有了孩子。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后边坐着妻子，前边坐着儿子，从大桥之南的我的小家，骑过大桥，到大桥之北岳父母的家；然后，从岳父母家，骑过大桥，回到自己的家。当年，像我这样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的人多得是；还有更多的住在桥北农村的农民骑着自行车驮着自家种出来的蔬菜过长江大桥卖给城里人呢！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不仅对于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给长江南北两岸的南京百姓造就了最直接的便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多年前，我一家离开南京回到了老家上海，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少了。十多年前，南京长江大桥控制车辆流量，外省车辆禁止通行，我驾车再回岳父母家，就不能经过大桥了，大桥在我的视野里远去……

那天，经过大修的大桥仿佛是一座崭新的大桥，还是那么雄伟壮观。大桥的人行道上，游人如织。看年龄，大多与我差不多，也有比我大些的。他们脸上的神态，洋溢着的是兴奋与激动，还是我在当年的游人脸上也看到过的那种。我相信，这些人中的多数也与我一样，也是来“重访”“重走”的，一定是为着那份对南京长江大桥的特殊情感而来的，也是来寻找曾经留在大桥上的记忆的。



问谁识芳心高洁

陶然 摄

华亭风

徐国秀书

《松江老字号》征文选登

## 从周公记米店说开去(下)

朱菊芳

这时，周公记米店改为黑鱼弄粮站，划片供应粮站地段的街道居民和企业单位的购粮。为方便就近购粮，松江城厢就有东门、平桥、岳庙、长桥、马路桥、塔桥、仓桥多家粮管所、粮站，农村集镇居民亦有指定粮站购粮。其中马路桥粮管所粮站业务量更大些，因为是粮站与粮管所设在一起的，还要受理计划供应之外的申购、审批，如三班倒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值夜班的职工要供应宵夜饭，要按实际需求申报计划，经由指定粮管所审定后再向粮站购粮。

本人的工龄比较长，在外勤、内勤、杂务多个岗位工作过，其间与粮食行业职工的接触甚多，还有小时候的同学在米厂工作的，居住在同一小区同一幢楼层的邻居在粮食行业工作的，有的不只是面熟相识，都互相叫得出对方的尊姓大名，退休后遇见时还会拉拉家常、问安道好。

粮食计划供应时间长达30余年，直至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后期到实行市场经济后才被取消。说来也怪，以往实行定量供应，基本有保障，但总是有饿吼吼的感觉；计划供应取消了，饿吼吼的感觉也消失了。这归功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能填饱肚子的其他副食品、瓜果、蔬菜、畜牧水产等产业都发展了，进入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年代。

粮食问题解决了，马路桥粮站作为商业网点，仍旧销售粮油，存在过一段时间，老职工们包括刚退休的职工依然服务在

柜台上，接待购粮携油的顾客，但已是粮食部门的三产。在中山西路地块拓宽改建为华亭老街时，三产门店迁至人民北路人乐小区东大门内侧，东面外墙上挂上铜铸“松江粮油贸易公司经营”的招牌。因为店内服务员都是即将退休和已经退休的同志，因此小区居民都把它叫成“老人店”。久而久之，“老人店”的称呼传开了，也出名了，不了解的人听了就与《新民晚报》和电视广告常播放的老年鞋呀、老光眼镜呀、老年服装呀广告联想起来。其实不是，它仍是以经营粮食大米为主，同时售卖一些杂粮，有小米、糯米、面粉、麦片，有小米、粟米、玉米、高粱；还有豆类：大豆（黄豆）、蚕豆、赤豆、绿豆、白芸豆；还有黑白芝麻、莲心、薏米、米仁、芡实等营养食品。老人店规模不大，只是双开间门面，但品种之多不亚于一些小超市，销售的食品、副食品远远超过原来粮油供应站的品种。还有饼干糕点、豆制品以及时令节日食品供应，如端午节供应粽子，重阳节供应重阳糕、米糕，春节供应水磨年糕。还供应香菇、粉丝、鸭蛋、皮蛋等副食品，酱油、麻油、香醋、黄酒等调味品。一些散装类饼干放在店堂中，任顾客随意挑选，不限数量，买多买少，悉听尊便，一斤半斤二两三三两都可以。

周公记米店与国家粮油供应站再到老人店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在此所记的，是它发展变化乃至改革开放后一路走来的历程。